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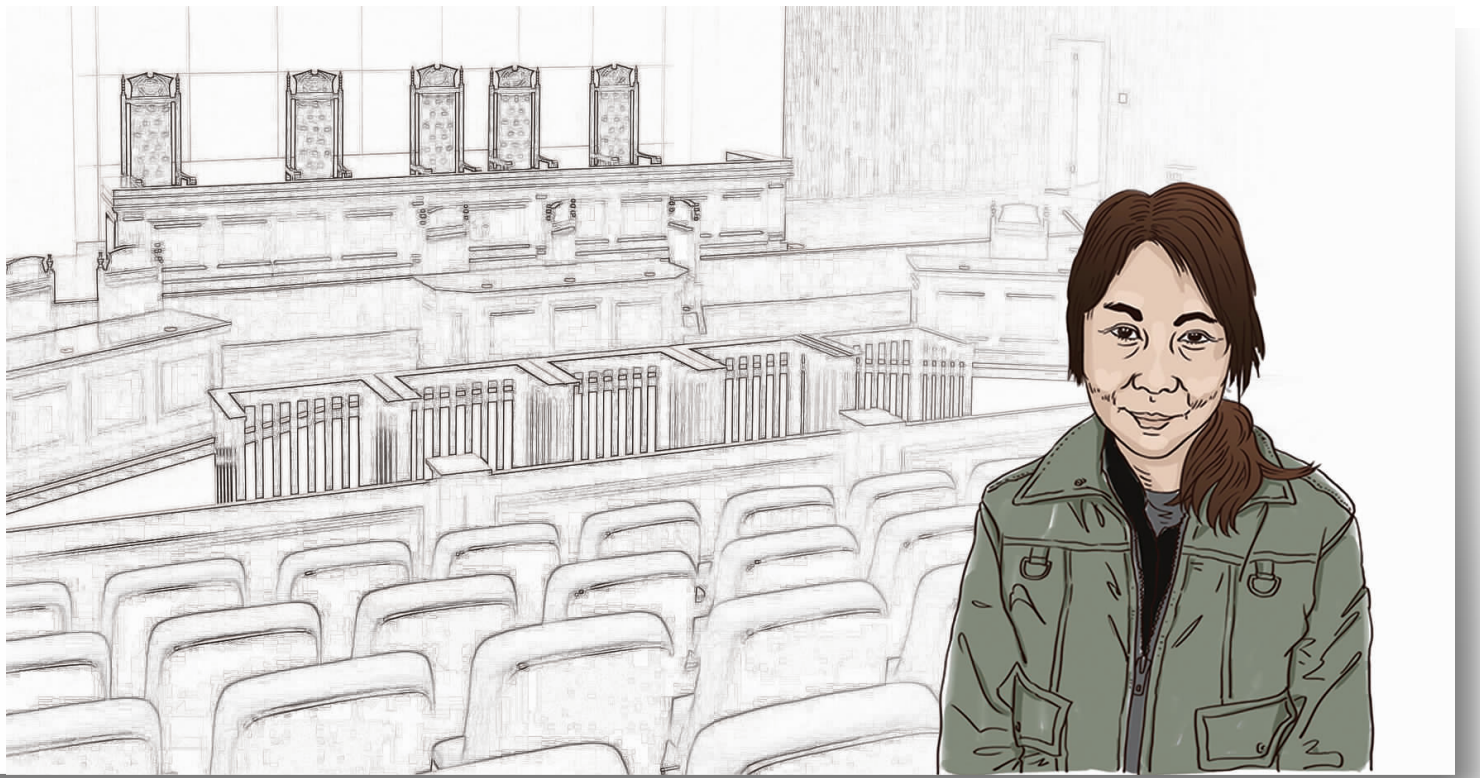
劳荣枝生死场

编者按/一向“除了投资股票,没做错任何事”,让接受审判的劳荣枝,身上有几分戏谑的色彩,在这个生死场里,她一直在夺命狂奔。

她有另外一个名字,叫雪莉,她没有身份证,却得以潜逃多年。她会拉小提琴,还会画画,在厦门被捕之前,她帮助她的“现任男友”打理手表柜台的生意。雪莉还是劳荣枝,她在自己的谎言与逃亡中,或许都已模糊。

地獄空荡荡,恶魔在人间。

▶ A5~A6



1999年,小木匠的妻子朱大红在法子英公审现场。

本报资料室/图

一线调查 ▶ 劳荣枝“在人间”

本报记者 苑苏文 南昌 九江报道

她是雪莉,在商场专柜卖表。那天上午,几个便衣民警走到柜台后面找她,她自称是南京人,姓洪,但民警向她展示手机里的照片后,她顺从地跟着走了。抓获几个小时后,2019年11月28日下午,审讯开始。第一次讯问,民警向她出示《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》,她说不想看,被问及个人情况时,她自称“不会说任何话”,不知道父母的名字,不知道籍贯哪里,她还说自己是孤儿,不知道被网上追逃。

她坚称自己就叫雪莉。再度被问话时,她仍记不清哪一年在哪里出生,但想起自己是小学文化,她说,自己虽然在百货商场卖表,但是不知道自己的住址,联系电话及微信号也不清楚。她说自己从小在全国到处流浪,从懂事时就没见过父母,偶尔头昏,白细胞低。她是被“天眼”捕获的。从2019年下半年起,全国公安机关开展“云剑行动”,10月前后在厦门拥挤的商业中心,雪莉的脸被拍了下来,经过大数据比对,与命案在逃人员劳某枝照片相似度达97.33%。

雪莉连连否认,但DNA比对鉴定显示,她就是劳某枝。11月29日晚上,也就是被抓后第二天的笔录中,她终于承认了。根据笔录的记载,她是与在警察对话时,漫不经心地提起真实身份的。她说:“雪莉这个名字用了五六年,是微信名字的谐音。”民警问:“之前用什么?是劳荣枝吗?”

八字胡悍匪与他“隐身”的女友

法子英说,自己35岁,有二三十个假名。

1999年7月23日上午11时15分,十几名警察冲进了安徽省工业安装公司宿舍楼大院,他们戴着头盔、荷枪实弹,打碎一间民房的玻璃,枪口塞进玻璃窟窿,指向屋内留八字胡的悍匪。

悍匪手里有枪,躲在床后,用密码箱掩护自己。前一天,他绑架了这个房屋的主人殷建华,前来讨要赎金。

对峙15分钟后,悍匪说:“拿点吃的来”,“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,其实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是一样的”,民警回话:“(生命)都很珍贵”,他又反驳道:“珍贵什么啊?说句不好听的话,你们拿那么一点儿工资。”

看到有人在摄像,悍匪点名摄影师:“我看你一张小白脸,这种场合好玩吗?生和死在瞬间就会成为现实。”

对峙了50分钟后,合肥警方向屋内发射了催泪弹,悍匪冲出房间,向警方胡乱射击,后又逃回屋内。他曾尝试把头伸出后窗透气,但不奏效。又过了10分钟,他被逼了出来,警方击中了他的大腿。悍匪个子矮小,有些谢顶。一群警察将他抬出房间。被抬下楼时,他还大喊“我枪呢?我枪别搞丢了。”他是江西九江口音。

悍匪左腿粉碎性骨折,身上被搜出多张假身份证。1999年7月24日,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告诉警察,自己叫叶伟民,7月22日刚到合肥,如今人质被他的同伙押解到河南省固始县。于是他被抬上车,被带到200公里外的固始县寻人,但警察却扑空了。

夏日炎炎,落网五天后的1999年7月28日,居住在合肥市中心某小学旁的居民发现一出租房散发臭味,房

她回答:“我怎么可能用真名。”“她一开始也是狡辩的。”律师刘静洁查阅案件材料后,对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说道。刘静洁是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,是劳荣枝所涉凶案被害人“小木匠”家属的代理人,协助家属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。

1999年7月23日,在安徽合肥的殷建华家里,公安制伏了持枪悍匪法子英。起初,法子英也不承认自己的身份,直到5天后两具尸体被发现,他才吐露了与女友劳荣枝的部分罪行。据他交代,在1996年至1999年之间,两人在南昌、温州和合肥进行抢劫、绑架和杀人,共致7人死亡。在南昌,劳荣枝以坐台引诱,他们杀害了熊启义一家三口;在温州,遇害的是劳荣枝在KTV坐台时的两名女同事;而在合肥,他们把殷建华关进铁笼子后,为了吓唬他,又杀死了街边揽活儿的小木匠陆志明,后来殷建华也惨遭杀害。法子英在1999年12月被处以极刑,他在归案后的隐瞒,为劳荣枝争取了潜逃的时间。劳荣枝出生于1974年12月,比法子英小10岁,她从合肥逃跑时刚满25岁,2019年11月底在厦门被抓获时已经45岁。

刚被抓获时,劳荣枝下意识地对手机镜头露出微笑。这几秒钟的视频传遍社交网络。视频里,她挑染的长发扎起,穿着灰色的夹克衫,但碎发掩映下,一双大眼睛像是要穿透屏幕。

2020年12月21日,劳荣枝坐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法庭上,因为

新冠疫情,她大部分脸被口罩遮住。劳荣枝有一副温和清脆的年轻嗓音,夹杂着哭腔和哽咽,在法庭上陈述着。

案发已过20年,当年在杀人现场,也未提取劳荣枝指纹、DNA等生物学痕迹。但在法庭上,公诉人仍认为,劳荣枝很有可能杀害了笼子里的殷建华。公诉人还认为,劳荣枝对7名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均具有放任的主观心态,并与法子英共同占有和支配犯罪所得财物,应该是法子英的共犯。

劳荣枝承认参与抢劫和绑架,但否认杀死被害人。她说,自己受到法子英“身体上的侵犯”和“精神上的压迫”,不得已才配合他。言外之意,她只是恶性更小的“协同犯”。但蹊跷的是,每当公诉人出示证据,以证明她主动参与,甚至涉嫌杀人时,她总称自己记不清了,不利的证言是经办人员写的,不是自己真实意思。庭审持续了两天,劳荣枝只用被迫迫来为自己辩解。到了第二天下午,她开始把话题扯到她逃亡时的“正常”生活中,以证明自己是个“善良”的人,时常令审判长出言打断。

刘静洁和小木匠的妻子朱大红全程参与了庭审。朱大红与劳荣枝年龄相仿。劳荣枝称,在逃亡期间,她不做工,被包养,养了两条狗,业余时间弹琴、画画和跳舞,偶尔去酒吧兼职。形成对比的是,丈夫陆志明被杀后,农村妇女朱大红被迫成为顶梁柱,靠打零工把三个孩子拉扯大。

枝就已被通缉。

1996年8月18日,南昌市公安局就发布了附有法子英和劳荣枝照片的通缉令,其上称,1996年7月29日,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发生一起特大入室杀人抢劫案,案犯杀死熊启义一家三口,碎尸、移尸,抢走贵重物品和现金,经侦查,此案系劳荣枝、法子英所为。

1999年7月29日中午12时,法子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继续交代了在南昌的作案细节。套路与在合肥类似,目的都是“想搞点钱”。在南昌,劳荣枝在舞厅坐台,以出台的名义将老板熊启义带回出租屋,法子英在出租屋守株待兔。杀害熊启义后,两人又找去他家里,将他妻子和3岁的女儿也杀害后,抢得钱财逃跑。

法子英的交代多数是“被动”的。温州警方看到案情通报,发现作案手法与此前一桩凶案类似,于1999年8月10日下午赶到合肥提审法子英,他才承认在温州也曾杀害两名女子。

但在开庭“公审”那天,法子英推翻了过往的全部供述,说自己是一名职业杀手,被台湾老板买凶杀人。他称是自己一人所为,与劳荣枝无关。了解此案的人士分析称,法子英之所以当庭翻供,是得知劳荣枝仍未归案后的包庇行为。合肥中院认定,法子英与女友劳荣枝共同犯下三起命案,涉及7条人命。法院一审宣判法子英犯绑架罪、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,合并执行死刑,法子英没有上诉。在当年的报纸上,法子英被报纸冠上“杀人恶魔”头衔,本着从快从重的原则,法子英于1999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,距他被抓仅过了半年。

枪决前交代30余起案件

“法子英讲,他不留活口是怕人去报警。”

在法子英眼里,为钱可以不顾他人生命。

电视台记者曾走进看守所采访法子英,他腿伤没有治好,躺在床上,淡然地对着话筒说:“本来我就是专门绑架的嘛,不是说以此为生,我并不是为杀人而达到目的,我是为了搞钱而达到目的,所以说赚钱要不择手段……”

合肥的两名律师接受指派,为法子英进行法律援助。其中一人曾问法子英:“你口口声声讲你就搞钱,搞钱就搞钱,你为什么杀人?”法子英回答:“现在这人,他一当官他就搞钱,我无权无势,但我也得活着。”律师继续问:“你要活着你就可以剥夺别人生存的权利吗?”法子英沉默了。

法子英也有个女儿,在南昌,但其仍将熊启义3岁的女儿勒死,所供述的原因仅是“小女儿太吵”。他的另一位指派辩护人俞唏向记者回忆,在会见

大十岁的男友“法老七”

母亲见过后,曾告诉他不同意劳荣枝跟着一个大10岁的男人。

在江西省九江市,法子英和劳荣枝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

法子英1964年10月出生,其貌不扬。在他出生的回族家庭有七个孩子,他的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都在粮食局和电厂等公家单位上班。初中毕业后,法子英也进入电厂上班,但他的人生早早越轨,在1981年刚满17岁时,就因犯抢劫罪被判刑八年。1990年,出狱不久,26岁的法子英就与20岁的妻子穆某生育了女儿。

劳荣枝出生于1974年12月,大眼睛,鹅蛋脸。劳荣枝父母是国营石油公司的工人,她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。劳荣枝的二哥劳声桥告诉记者,小妹劳荣枝的学习成绩在兄弟姐妹中最好,考上师范中专时,家里还曾设宴庆贺,中专毕业后,18岁的她成为石油系统小学语文老师。

1994年,29岁的法子英在朋友的结婚宴会上认识了19岁

出走深圳,潜回九江

因此他认为“小妹一定是受了法子英的胁迫”。

也正是“打打杀杀”,开启了他们逃亡杀人的罪恶之路。

据法子英供述,那是在1995年5月份左右,他在九江市某公司工作,与一个27岁绰号小胖子的人起了纠纷。当晚,他纠集六七个人,带着手枪和砍刀包围住对方五六个人。法子英用枪顶着小胖子团伙中的领头人,令其跪下,然后用啤酒瓶砸,用刀砍,将对打打倒。但不久,他公司老板被对方绑架了,用钱将人赎回后,他在一个饭店门口找到小胖子,在暗处用刀和鱼叉把他打倒。法子英没有提过光头和小胖子的死活。他只是说,犯了事情之后,带着女友劳荣枝离开九江避风头。

劳荣枝办了为期一年的停

法子英时,他曾问过为何对小女孩下毒手,法子英抽了口烟,只是说了句“作孽”。

俞唏记得,死刑核准期间,他与法子英最后一次见面,在那个下午,会面的两个半小时里,法子英一口气交代了未曾供述的30多起案件。

“按他的讲法,他是一路作案过来的。”俞唏说,法子英告诉他,他1995年在九江和人打架后跑出来,至1999年7月被抓,这期间他跑了中国南部许多城市,一路“作案搞钱”。

枪就有好几把。俞唏回忆,法子英自称偷过枪,那是在湖北黄冈的时候,他翻进一所体校,偷走了运动气手枪。而其他的枪大多数购于黑市,比如被抓时的自制左轮手枪。

“90年代社会上流动的枪支是很多的,那些枪有的是用当时兵工厂的机床做出来的,虽然是仿造的,但跟真正的制式枪支相比,恐怕也只是少了

一个枪号而已,杀伤力是一样的。”法子英告诉俞唏,枪在云南或是重庆购得,但在逃亡途中,怕被警察发现,都扔了。

“法子英讲,他不留活口是怕人去报警。”除了偷枪,法子英还告诉俞唏他在多地盗窃和绑架抢劫案。“他说把什么人绑了,要了多少钱,还有在某某地方用枪抵着别人的头,把人家身上东西抢光了。”俞唏留意到,法子英讲其他案件时,没有提人质是否死亡。

俞唏称,法子英虽然对作案时间和地点的讲述有些模糊,但能回忆起当地的标志性建筑。

“这些案子的作案间隔,基本在两个月左右,但是他在逃亡期间的花销是比较大的,根据他每次作案所能搞到的钱来看,大概也够他们生活(两个月)这么长时间。”俞唏称,他曾把会面的谈话制作成了会见笔录,提交给了法院。

快,我是被迫,我不敢……”

熟悉本案的人士告诉记者,劳荣枝面对办案人员时,讲述并不连贯,“挤牙膏一样”。而上面对讲述内容,难以判断劳荣枝当时的准确想法。

劳声桥称,当时他不清楚法子英是九江的黑道人士“法老七”。“如果知道,我肯定不同意妹妹和她在一起。”他称,自己没见过法子英,母亲见过后,曾告诉他不同意劳荣枝跟着一个大10岁的男人。

法子英不认为自己胁迫了劳荣枝。俞唏回忆,在会见时,他曾问法子英:“劳荣枝那么漂亮,还当老师的,怎么就会跟着你亡命天涯的?”法子英脸上浮现出得意的表情,称:“我们认识的时候她还小,大概在19岁。女孩子都崇拜英雄。那时候可能看我整天打打杀杀的,她很崇拜我。”

和他在一起,他就把女孩哥哥和父母都灭了。

“他说‘如果你要跟我分手,你要小心自己家里人’,他很喜欢放狠话,什么都做得出来。”劳荣枝说。

两人在深圳到底做什么?俞唏告诉记者,法子英曾在会见时告诉他,他在深圳时曾杀害一人。但此事并未能查实。

劳荣枝在庭审中说,她与法子英在深圳待了半个月后就回到九江。他们先坐火车到武汉,再从武汉乘巴士到南昌,最后在深夜坐出租车回九江。而当坐出租车出了高速,抵达九江后,为了逃避800元的出租车费,法子英殴打了出租车司机。